

# 把学习带进生活

Bringing Learning to Life  
The Reggio Approach to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瑞吉欧学前教育方法

路易兹·博伊德·卡德威尔 著

刘鲲 刘汀  
方俊明

翻译  
审校

Ganslandt, O., R. Steinmeier, H. Kober, J. Vieth, J. Kassubek, J. Romstock, C. Strauss, and R. Fahlbusch. Magnetic source imaging combined with image-guided frameless stereotaxy: A new method in surgery around the motor strip. *Neurosurgery* 41:621-27.

当代学前教育译丛

Gibson, E.J., and A.S. Walker. 1984. Development of knowledge of visual-tactual affordances of substance. *Child Development* 55:453-60.

Gopnik, A., and P. 1988. Knowing how you know: Young children's ability to identify and remember the sources of their beliefs. *Child development* 59:1366-71.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 北京之卷

北京之卷

北京之卷

北京之卷

北京之卷

北京之卷

# 把学习带进生活

Bringing Learning to Life  
The Reggio Approach to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瑞吉欧学前教育方法

当代学前教育译丛

路易丝·博伊德·卡德威尔 著

刘 鲲 刘一汀  
方俊明

翻译  
审校

华 东 师 范 大 学 出 版 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把学习带入生活:瑞吉欧学前教育方法/(美)卡德威尔著;刘鲲,方俊明译.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6.7

ISBN 7-5617-4806-X

I. 把... II. ①卡... ②刘... ③方... III. 学前教育 IV. G610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6)第077262号

《当代学前教育》译丛

## 把学习带进生活——瑞吉欧学前教育方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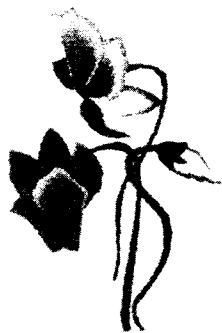
著 者 [美]卡德威尔  
翻 译 刘鲲等  
审 校 方俊明  
项目编辑 金 勇  
文字编辑 金 勇  
责任校对 邱红穗  
封面设计 莫惠敏  
版式设计 蒋 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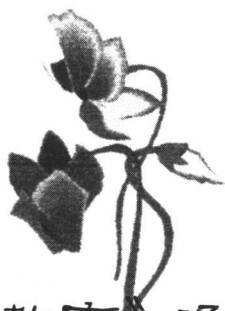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号 邮编 200062  
电 话 021-62450163转各部 行政传真021-62572105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 www.hdsbook.com.cn  
市 场 部 传真 021-62860410 021-62602316  
邮购零售 电话 021-62869887 021-54340188

印 刷 者 华东师范大学印刷厂  
开 本 787×960 16 开  
印 张 18.75  
字 数 265千字  
版 次 2006年10月第一版  
印 次 2006年10月第一次  
印 数 6000  
书 号 ISBN 7-5617-4806-X/G·2798  
定 价 30.00元

出 版 人 朱杰人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请寄回本社市场部调换或电话 021-62865537 联系)





《当代学前教育》译丛

主编 朱家雄

编委 李季湄 周 欣 王振宇

华爱华 郭力平 朱家雄

## 总

## 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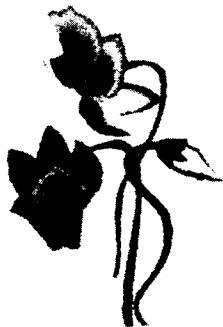
由华东师范大学学前教育专业的部分教师和研究生翻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当代学前教育》译丛,成为了近年来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系列教育学和心理学译丛中的一套,也成为了我国学前教育领域中的第一套学术性译丛,这是一件很有价值的事。

近些年来,在世界范围内,学前教育受到了人们的广泛关注,这与人们对脑研究的新发现以及对早期儿童潜能开发的新认识有关联,也与世界各国政府着眼于通过早期儿童教育的途径有效地解决社会关注的问题有关联。那种长期以来只是将学前教育看作是为解决职业妇女的就业问题、或是为儿童入小学做好准备等传统的观点,已被新的认识逐渐替代。

作为教育范畴内的一个学术领域,学前教育与教育学的其他领域既有共同关注的问题,也有其自身独特的问题。为早期儿童提供教育的看法,世界各国的学者们会由于社会文化、学术视角等方面的不同而存在差异,这些差异可以让研究学前教育的人们去比较,去思考,去对话,去回应;可以让他们更全面、更深刻、更辩证、更理性地去理解学前教育的意义。

这套译丛为读者提供了国外的一些学者从他们自身的视角出发所论述的有关学前教育的各种问题,其中有关于社会文化背景与学前教育的问题,有关于学前儿童发展与教育的问题,有幼儿游戏的问题,有关于托幼机构课程与教学的问题,等等。

说实在的,从众多的国外有关学前教育的学术专著中为这套译丛遴选译作,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难处不仅在于有些学术专著虽已



## 2 把学习带进生活

被选中,却无法获得版权,还在于有些颇具学术影响的专著已被港、台地区的出版社捷足先登,抢先译出。在遴选过程中,我们常常深感遗憾,却又十分无奈。但是,在遴选过程中,我们仍然严格把握标准,这个标准是“求新”,是力求能使这些译作对当今我国的学前教育改革与发展产生启示和影响。

不少人都告诫我们,翻译是一件最不讨好的事,因为翻译一部学术著作,不仅需要外语底蕴,而且还要能够把握有关的学术背景。我们也认识到十分到位的翻译是有难度的,但是我们不能因为有难度而放弃。这套译丛的翻译工作,是在教师们从十分繁忙的教学和科研中抽出时间的情况下完成的,是在研究生们积极参与的情况下完成的,他们的求实态度和刻苦精神足以弥补翻译中所存在的不足。

本套译丛被列为教育部人文和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华东师范大学基础教育改革和发展研究所的研究项目,也是上海市重点学科“学前教育学”研究项目。

我们衷心希望读者能不吝指教,帮助修正。我们也衷心希望能有更多的有学术价值的学前教育译作及时问世。

朱家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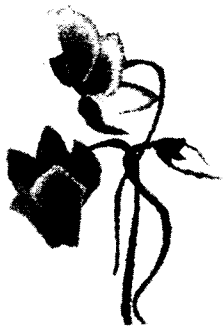
# 前 言

亲爱的读者：

这个前言是特意写给你们们的。但是，深感遗憾的是我无法想象出你的样子以及你选择这本书的原因。也许你想对瑞吉欧方法有更加深入的了解；也许你想知道这种新颖的方法是如何来到美国的；也许你希望改变自己的教学方法或者加深对学校的理解；也许你希望分享这个方法及它的观点；又或许你认为生活与学习离得太远了，它们成了两个不同的竞技场，此时你正希望让自己沉浸到学习所带来的快乐中并把生活本身看成一种学习。这里我很难一一回应你的种种期望，所以我想，我最好以一个读者的身份来与你一起分享这本书里最能够打动人心的地方。在这里我不想多说我希望能够看到的東西，我只想与你分享一下我在阅读这本书时的一些意外收获。

事实上，通过路易丝·博伊德·卡德威尔(Louise Boyd Cadwell)的写实性描述，我们随处可领略这本书的主题——惊奇(WONDER)。这本书讲述的是一个精彩的故事，故事的主角们给他们的课堂及他们的生活带来的是一个新鲜的、前所未有的视角。在我看来，只有能够感受惊奇的人才是一个完整的人。我们寻求知识的内在动力及我们在学习中体验到的快乐都与这种惊奇密切相关。我们因接触外物而感到惊奇的能力为我们开启了通往未知世界的大门，同时也为我们带来寻求知识本身所具有的美感和诗意。这本书里贯穿始终的信息和体验正是这种敬畏和惊奇。

虽然学校越来越不能让我们感受到惊奇，但是在诸多事情中，教育却可以坚持把惊奇看作一种基础和必要条件。这是一种可以在孩子





## 2 把学习带进生活

的眼中看到的惊奇,我们必须借助这种惊奇的力量,找到重新看待事物的勇气。日复一日的常规让我们远离新奇和差异,如果我们能够不让自己陷入这些常规当中,那我们就可以感受到每天发生的事情所带来的极为丰富的新鲜与惊奇。

我坚持认为,对于我们教育工作者来说最糟糕的事情莫过于循规蹈矩,因为随着事情的进展,循规蹈矩往往使我们陷入不断重复的怪圈,以致最终无所贡献。如果陷入这种无限重复的覆辙,我们便有可能失去工作带给我们的刺激,且不再关心我们真正能带给孩子们什么。我们应该常常停下来反思我们在学校的工作,尤其要把日常生活看成一系列意想不到的机遇来思考。

因此,我们必须回答一个问题:如今教师和成年人仍然有体验惊奇的能力吗?我们生活在一个科技时代,我们坚信自己几乎无所不知,或至少有能力知道一切。然而,我认为我们仅凭拥有信息及使用网络是不能避免无知的。现在仍然有而且总会有人相信,在我们已知的事物之外还有很多事物有待我们去探索、去了解,尤其是对于惊奇的体验能让我们在传统的道德选择之外学到很多东西。

我相信我们突破无知的能力取决于我们是否能够以及是否情愿怀疑自己,是否能突破已知的束缚,在我们全部生活中找寻意义。当路易丝(Louise)在这里告诉了我们,她和其他教师们的发现以及她们的尝试和成功的同时,也告诉了我们这个研究每天能给教师和孩子带来什么。这个新的研究概念与孩子们的日常生活紧密相关,与教师们的经验密切相关,理解和运用它并不容易,对教师尤其如此。

在工作及生活中,对自己的想法或信念我们常常会寻求一种确证,我们以自己的想法和理论来标明自己的观念的正确性。而改变自己的观念,对自己的基本理论和基本信念重新考察以发现其中的局限,这常常被视为个人的失败;随之而来的往往是迷茫,而不是新思想的产生。事实上,我们常常因为过分依赖自己的理论和想法而使自己无法以新的角度看待事物。但新的思想随处涌动,当我们与孩子相处时尤其如此。我们永远不能预见新事物出现的方式,但我们却能够从孩子的眼里发现它。因此,我们必须时刻期待、注意和捕捉新事物的出现,追随它,培养它,促进它的产生。

而且这也正是本书故事中的教师们所做的——与孩子们一起努力,认真、及时地记录每一个过程。这些努力使得教师们能够获得对新事物的觉察能力,能够目睹“新生事物”出现的过程,并且知道它的出现需要我们时刻精心的组织和建设。

所有这些再一次证明:学校并不是只通过规章条例来更新自己,学生的归属感也不是通过考试产生的,这些考试只能用来检验学生的表现是否符合培养他们的那个系统。在我看来,一个真正的、能够产生新的思维方式且使学校有可能成为真正的教育社区的创新,是那些可以让我们周围日常生活中的行为和思想有所改变的创新,正如路易斯那详细感人的描写中所提到的那样。

这本书处处体现了作者的情感。在每一处理解、每一个发现、每一项创造出现的时候,作者的情感就会明显地表现出来。我们感受到的是每当成人和孩子在一起发现了思考、建设和创造的美的时候所体验到的那种共同情感。我们感受到这本书中的那种和谐的声音,犹如唱诗班那样整齐优美。这种和谐正是故事的参与者不断探究和坚持的:是成人和孩子们一遍遍地寻求的东西,他们通过经验发现了它。利他主义所提倡的“知性的快乐”贯穿了整本书的始终,而且美国一些研究者最近声称这种快乐可能有其生理根源。这本书中多次记录了集体协作的能力以及倾听他人的说理、感受和情感的能力,这再一次表明,利他主义不仅仅是某种情境下的产物,而完全是社会生活中的人的自然表现方式,人们必须共同学习它。

德国哲学家叔本华(Schopenhauer)认为,我们每个人都有两个主体:一个是“我”,它制订计划,实现目标,寻找生存的条件,即使牺牲他人利益也在所不惜;另一个是“我们”,正是这个“我们”驱使着一个母亲不假思索地、本能地为了她的孩子们的生活而牺牲自己,牺牲自己的身体、时间、梦想,甚至生命。我们都是天生就来源于某种关系,我们也天生就是为了某种关系:一个人必须为另一个人付出和牺牲。孩子们始终对产生他们、接收他们、养育他们的这种爱的关系记忆犹新。

到这里,我们是不是仍然可以认为社会和学校能够继续抛开这些关系——无私和合作,而仅仅为了这种自私的“我”来开展教育呢?亲

#### 4 把学习带进生活

爱的读者们,为了对这个问题(以及更多的问题)作出回答,请阅读本书的全部内容。更重要的是,阅读这本书会使你有机会反思,在一个学校中,我们到底需要怎样的变化和转型,需要什么样的好奇心、爱和关系。我们需要的是一个不仅仅关心怎样阅读,怎样写作,怎样正确操作计算机的学校,我们需要的是对生活敞开大门的学校,需要一个能够创造生活的学校,因为这样的学校能够让孩子产生好奇心,发现研究的乐趣,建立新的友谊和牢固的关系。

杰罗姆·布鲁纳(Jerome Bruner)写道:“学校并不是生活的准备,它本身就是生活。”这对我们中的大部分人来说,它是一个目标、一个希望、一个乌托邦,而对路易丝的学校、她的同事、学校中的孩子们以及他们的家长来说,这是一个事实。

卡丽纳·里纳奥迪(Carlina Rinaldi)

(由路易丝·博伊德·卡德威尔 Louise Boyd Cadwell 及 Ugo Skubikowski 从意大利语翻译)

## 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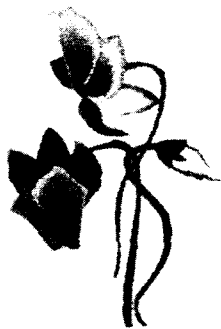
## 谢

在这里我无限真诚地对帮助我完成此书的人表示感谢。有很多人在我写作无法进展时为我加油鼓劲,阅读我凌乱的初稿并给我提出中肯的建议和解决方法。有那么多作家给我启发,有那么多教师给我鼓励,有那么多孩子把惊奇和发现带给我做礼物。我不可能把他们都一一提及。在此我向所有的人表示衷心的感谢。

首先,我要谢谢我在圣·路易斯的所有同事,这是我们共同的故事。我只是充当一个记录员,我们有一组致力于这项工作的研究者和教育工作者。怀着同样的感情,我要谢谢在瑞吉欧·艾米利亚(Reggio Emilia,意大利地名——译者注)的所有同事和朋友,他们是我们的灵感的来源——他们给这个世界以希望,给未来以梦想,这种希望和梦想值得我们用一生去追求。

我要永远感谢那些向我展现出写作的毅力、规范和技巧的作家们:约翰·埃尔德(John Elder),朱莉亚·阿尔瓦雷茨(Julia Alvarez),凯林·盖拉斯(Karen Gallas),以及卡罗尔·福林德斯(Carol Flinders)等等。我在这里只能列举他们中的一小部分。我深深地感谢那些开创这一新视野的作家们,他们赋予了我新的理解力来领会瑞吉欧·艾米利亚的教育活动的深刻内涵。其中,有彼特·森吉(Peter Senge)及他的同事们写的大量关于系统思维的文章,威廉姆·艾萨克斯(William Isaacs)的关于对话的文章,福瑞特吉夫·卡普拉(Fritjof Capra)的生态世界观,约翰娜·马西(Johanna Macy)的生态学,还有一行禅师(Thich Nhat Hanh)的专心和“内我”。

我深深地感谢阅读我手稿的人们,他们不仅给了我无数宝贵的意



## 2 把学习带进生活

见，还给了我巨大的支持。他们中有：卡丽娜·里纳奥迪(Carlina Rinaldi)，阿米莉娅·冈姆贝蒂(Amelia Gambetti)，维·维奇(Vea Vecchi)，卡罗尔·安妮·维恩(Carol Anne Wien)，丽纳·戴安娜(Rena Diana)，珍妮·高登哈博(Jeanne Goldhaber)，洛丽·盖斯莫·赖安(Lori Geismar Ryan)以及阿斯勒·卡德威尔(Ashley Cadwell)。本书的编辑苏珊(Susan Liddicoat)对我的初稿进行了魔术般的改造，使其更加清晰和条理。在我写作这本书的过程中，苏珊从始至终都是一个合作者，她的价值无法衡量。我感谢教师学院出版社(Teacher College Press)对我的信任以及使这本书最终成形的专业才能。

最后，我要感谢一直伴随我的家人——阿斯勒(Ashley)、奥尔登(Alden)、克里斯托夫(Christopher)以及我的父母，他们一贯地支持我的写作并帮我理清思路。今天，当我写完这本书的最后一行时，阳光从敞开的窗户照耀进来，主红雀在放声高歌。这是多么值得庆祝的一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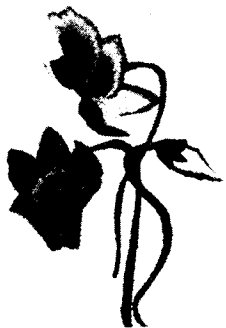
## 序

## 言

又一年过去了,我们的生活又从一月份开始。今天早上醒来,阳光透过窗户上的层层薄冰暖洋洋地照进来。外面的温度计显示着18度,我多加了一件毛衣。此时我意识到这个特殊的季节有些东西正呼唤我去思考、去记录。也许在岁末年初,我们对新的一年充满期待的时候,我们中的很多人都会有这种感觉。也许在一年的这个时候我应该停下来松口气,整理一下我的思想。在1995年的一月,我伴着窗外飞舞着的柔软的雪花开始下笔写我的第一本书《把瑞吉欧·艾米利亚带回家》。后来,在2000年的一月,我开始动笔写这本书。

这个月,2002年的一月,我终于又可以从事务工作中抽出一段时间进行写作——用一个月的时间来完成我两年前开始写的书稿,因为这两年来只有在夏天才有功夫关注它。在我任教的学院学校(The College School)有一个传统,行政机构及董事会要为在学校任教或工作满10年的教师和员工举行庆祝活动;而且在学校教书满10年的教师可以获得一份礼物,当然这份礼物要同时能给学校带来好处。当学校问我想要什么样的10年礼物时,我请求给我一些时间来完成这本书。

我的第一本书描写了全家人从1991到1992年在意大利北部城市瑞吉欧·艾米利亚的旅行经历,还有我在这座城市的一所市立国际知名幼儿园实习一年的经验。在那以后,我回到家乡密苏里州的圣·路易斯,在学院学校里作教师。1992年,学院学校成为一个学校组织的领导机构,这个学校组织中的教育工作者可获得丹佛斯基金(Danforth Foundation)三年的资助,用来支持研究并在他们自己的学校里推行世界著名的“瑞吉欧方法”。这其中的三所学校——学院学校(the



## 2 把学习带进生活

College School)、圣·米歇尔学校(the St. Michael School)及克莱顿学校(Clayton School)的家庭中心组成了圣·路易斯—瑞吉欧合作组织。

在很多方面,这本书是《把瑞吉欧·艾米利亚带回家》的续篇,继续讲述圣·路易斯—瑞吉欧合作组织所在三所学校中的孩子、教师及家长在他们生活中经历的变化和转型。我们与瑞吉欧方法的一系列的接触已使我们不断努力向前,没有理由再后退。我希望这本书可以展示我们的进步,能讲述清楚我们所学到的东西并与大家分享。我更希望这本书可以比第一本书能够吸引更多的读者。大多数人都被这种教育方法(或者说生活方法)触动——感觉到了它远远超越学前教育的容量和力度。虽然我们会在这本书的第六章重新带你回到瑞吉欧·艾米利亚游历,但是为了能够迅速切入主题,让我先领你们进入那个城市市中心的一所学校里看一看。

如果你曾经去过那里,你可能会证实我在这里讲述的东西。如果你从来没听说过瑞吉欧·艾米利亚,请随着第一次游览幼儿园的游客们进行想象。不论教师还是行政人员,记者还是政治家,父母还是祖母,在他们第一次访问瑞吉欧·艾米利亚的任何一所学校时,大部分成年人

2

都感到惊讶得无法用语言表达,且常常感动至流泪。为什么会这样呢?我认为答案在于:在瑞吉欧·艾米利亚的学校中,我们见到的所有东西都折射出“我们”的巨大潜力。从孩子做的耀眼的壁画和魁梧的泥塑中,从瓷砖镶地阳光普照的空间里,从大人和孩子相互尊重相互了解的和谐关系中,人们仿佛认识到了最深层的“自我”。我们很快便感受到了这些幼小公民的学校生活有着非同一般的意义和美。这些学校可以让人真实地看到现在的自己,也能了解明天的自己。

意大利教育家向我们提出了挑战。不论从哪个角度来讲,他们都把孩子放到了舞台的中央,把儿童这个特殊群体和他们的家庭放在了舞台的中央。意大利教育家称这些孩子为“主角”(protagonists)——即故事或话剧的主要角色。这个词及其定义引发的是人们对学校看法的改变。学校成为一个由特定类型的扮演角色演主角的舞台,在这个舞台上上演着真实的故事和话剧。这些故事的结局尚未写定,它们将通过扮演核心角色的三组演员:孩子、家长和教师的协同合作一一实现。

在学校里,每天发生着很多故事,孩子和大人們一起探索追寻某件事情的意义,一起享受旅行的快乐,还有各种各样新鲜的思想反映在孩子们的种种活动之中,比如泥塑和图画,笔和语言,数字和理论。这些充满活力的故事让学校永远像脉搏一样不停地跳动着。当我们被包围在这种活力中时,我们明白了我们的生活就应该是这样的,这是我们的本性,是我们天生的权利,我们应该是一个与他人紧密联系的富有创造力的思考者,不仅作为一个孩子应该如此,这是任何一个人都应该有的状态。在许许多多人脑中曾经有过这样的关于真实的自己的闪念,但是当你走进瑞吉欧·艾米利亚的学校以后,我们能够感受到这种闪念在我们的思想中已经变成了火光在跃动。在这些学校里我们潸然泪下,也许是因为我们渴望追寻生活的意义和生活的美丽,不仅在学校,也在其他任何的活动场所;我们感到悲痛,也许是因为我们看见了我们已经失去的东西;我们感到兴奋,也许是希望我们熟知的学校,熟知的生活可以朝着可能的方向发展。

在瑞吉欧·艾米利亚的幼儿园中,我们与自己的潜力面对面,我们完全投入到一个自然的充满了创造性和多样性的世界中,我们以一个创造性的生物应该有的方式生活着。这些学校是这种可能性的活生生的见证,它们代表了一切可能,展示了一切可能。教育工作者,家长,社区以及幼儿生活在这种可能性之中。这绝不仅仅是臆谈或梦想,这些学校就在那里真实地存在着。

正是对这种可能性的乐观前景使全世界的教育工作者为之着迷。我们圣·路易斯—瑞吉欧·艾米利亚合作组织作为其中一分子,正在致力于理解这个方法并设想如何让瑞吉欧教育工作者给我们以最深刻的启迪。为了把瑞吉欧方法放在一个历史的、政治的以及教育的视野中来理解,我在这里简单介绍一下意大利瑞吉欧·艾米利亚的历史以及与瑞吉欧方法相结合的思想和术语。这段文字是我在上一本书《把瑞吉欧·艾米利亚带回家》的基础上修改和更新过的。

### 意大利瑞吉欧·艾米利亚简史

瑞吉欧·艾米利亚市位于受伊特鲁里亚人(Etruscans)和高卢人(Gauls)文化影响的中心地区,在公元前2世纪由罗马人建立。这里是



文艺复兴时期诗人马泰奥·玛丽·博亚尔多(Matteo Maria Boiardo)及卢多维科·阿里奥斯托(Ludovico Ariosto)的故乡。这个城市辉煌的历史事件首先是1797年意大利共和国在这里诞生,同时诞生的还有共和国的国旗;第二是这个城市的人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反抗法西斯运动中所作出的巨大贡献,为此他们赢得了意大利军事勇气的最高奖——金质勋章。

这个城市位于从东到西横贯整个艾米利亚—罗马涅区的古罗马路——艾米利亚(Via Emilia)路上。波河(Po River)从这个地区的中心流过。艾米利亚—罗马涅区南临亚平宁山脉,北接阿尔卑斯山,全区有四百万居民,是意大利最大、最富裕的地区。艺术、建筑、农业、工业、手工业及旅游业都很兴旺。这个地区同时也是意大利社会服务,尤其是儿童福利最发达、补贴最多的地区。(瑞吉欧市教育部,1990)

意大利早在1820年就开始在全国努力争取通过私人、教区及联邦的手段向家庭和年幼的孩子提供服务和支持。在1945—1946年,战后的一段短时期内,各地的这种呼声越来越强烈,而人们从地方传统观念出发尤其支持这项提议。正是这些呼声促成了由家长经营的学校的出现,这也就是瑞吉欧·艾米利亚幼儿园的开始。

在19世纪50年代,随着教育工作者和家长对幼儿教育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的认识的深化,教育家塞利斯汀·弗雷奈(Celestin Freinet)及约翰·杜威(John Dewey)的进步主义教育新思想激发了一场关于教育变革的必要性的争论。1951年,“合作教育运动”(the Movement of Cooperative)成立了,由强势教育家布鲁诺·西瑞(Bruno Ciari)领导。他受博洛尼亚(Bologna)自由政府的指派管理他们的城市学校系统(Edwards et al., 1993)。瑞吉欧·艾米利亚幼儿园的创始人罗利斯·马拉古兹(Loris Malaguzzi)是布鲁诺的密友和同事,罗利斯的作品已被意大利人视为经典。

西瑞和他的追随者相信“教育应该释放孩子们的能量和能力”(Edwards et al., 1993,第15—16页),教育要促进孩子在交流、社交交往以及感情方面的全面和谐发展。西瑞鼓励教育工作者邀请学生家人及其他市民来参与学校的活动,每20个学生的教室配备两位教师,学校员工集体工作,学校的校园环境作了精心布置(Edwards et al.,